

簡帛文獻

魏啓鵬 著

《五行》箋證

二十世紀出土簡帛文獻校釋及研究叢書



中華書局

20世紀出土簡帛文獻校釋及研究叢書

簡帛文獻《五行》箋證

魏啓鵬 撰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簡帛文獻《五行》箋證/魏啓鵬著.-北京:中華書局,2005

(20世紀出土簡帛文獻校釋及研究叢書)

ISBN 7-101-04561-8

I.簡… II.魏… III.①馬王堆帛書-研究②五行-研究
IV.①K877.94②B210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4)第 019710 號

-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|
| 書名 | 簡帛文獻《五行》箋證 |
| 叢書名 | 20世紀出土簡帛文獻校釋及研究叢書 |
| 著者 | 魏啓鵬 |
| 責任編輯 | 李森 |
| 出版發行 | 中華書局 |
| |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|
| | http: //www.zhbc.com.cn |
| | E-mail: zhbc@zhbc.com.cn |
| 印刷 |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 |
| 版次 |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規格 | 開本/72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張 18¼, 字數 300 千字 |
| 印數 | 1-2000 冊 |
| 國際書號 | ISBN 7-101-04561-8/K·1970 |
| 定價 | 48.00 元 |
-

題

記

十餘年前，嘗研讀馬王堆漢墓出土《老子》甲本後古佚書之第一種，以其全篇皆體現子思子“尊賢以崇德”之旨，又以心為君，“舍其體而獨其心”為慎獨，皆子思“五行”說精義，五行者德之行也。鑒於帛書開篇文句殘缺，故鄙見擬以“德行”題篇，於是有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〈德行〉校釋》之作。又蒙學長龍晦先生、帛書整理小組主持李學勤教授先後審閱並賜序，以為拙作不謬，遂及問世。前輩扶掖，銘感於心，敢不自勵。知拙作之不足，帛書之玄深疑難處甚多，非一時所能盡解，故琢磨推敲，正己淺陋，時有所得，批於簡端。

一九九八年五月《郭店楚墓竹簡》正式公佈，其中《五行》凡五十簡，首尾完整，開篇則目“五行：彘型於內胃之惠之行”，適足以正鄙見之失，據整理先秦古書通例，以首句二字名篇，是書當定名《五行》無疑。一九九九年夏末秋初，始作楚簡《五行》札記，校讀箋釋。楚簡本無《五行》之“說”、帛書本《五行》之“說”乃為迄今所見唯一古注，其解詁對理解《五行》古義十分重要，非它書所能取代，多有引用，並隨文疏證。學問無窮，人道蒼茫，回眸已老，識、思隨年華而運，《郭店楚簡〈五行〉箋證》與舊作頗多差異，其中問學之往復、深淺、正誤，讀者自能品味。郭店楚簡既出，《五行》亦海內外學術界一研究熱點，不少專家學

者肯定了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〈德行〉校釋》不失為對研究郭店楚簡《五行》有價值的參考書。故略加修訂，校正部分釋文訛誤，與拙作《子思子輯佚校補》一併收入本書。

江右席盤林君，辭教席而負笈入蜀從余遊，研讀楚簡及先秦舊籍，撰有《論魯穆公變法中的子思》，試分析子思子與郭店楚簡佚書之思想聯繫，頗具見解，故亦收入本書下卷，供參考指正。

本書之成，感謝四川師範大學校領導、社科處的關懷和大力支持，感謝文學院萬光治、李誠院長、劉志成教授、李恕豪教授的多方關照，感謝川大博士生趙小東君、師大碩士生楊柳女士協助校理，使本書得以完稿。台灣東吳大學郭梨華教授惠寄所撰《五行》篇與禮樂、五行觀研究的幾篇大作，及有關子思子的影印善本古籍數種，受益匪淺，亦在此致謝。

承蒙中華書局慨允出版，歷史哲學編輯室的編輯馮寶志、李森、駢宇騫先生對拙稿進行了認真細緻的審讀指正，多方支持幫助，使這本小書有緣問世，并致謝忱！

本書附錄所收釋文為文物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的《馬王堆漢墓帛書·五行》釋文，所收圖版分別為文物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《郭店楚墓竹簡·五行》圖版及 1980 年出版的《馬王堆漢墓帛書·五行》圖版，特予說明。

魏啓鵬

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於成都獅子山

目

錄

題 記	1
-----------	---

上 卷

郭店楚簡《五行》箋證	3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中 卷

例 言	51
序 一	龍晦 53
序 二	李學勤 59
馬王堆帛書《德行》校釋	63
馬王堆帛書《四行》校釋	123
帛書《德行》研究札記	131

下 卷

簡帛《五行》直承孔子詩學 ——讀《楚竹書·孔子詩論》劄記	173
論魯穆公變法中的子思	

——郭店楚簡《魯穆公問子思》及相關問題研究

.....	席盤林	181
《子思子》輯佚校補	黃以周輯 魏凡千校補	229

附 錄

《馬王堆漢墓帛書·五行》(壹)釋文	255
《郭店楚墓竹簡·五行》圖版	267
《馬王堆漢墓帛書·五行》圖版	272
引用典籍要目	282

上
卷

郭店楚簡《五行》箋證

【原整理本說明】

本篇竹簡共五〇枚。竹簡兩端修削成梯形，簡長三二·五釐米。編線兩道，編線間距爲一二·九——一三釐米。本篇文字與馬王堆漢墓帛書《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》中《五行》篇之經部大體相同，但個別文句或段落先後次序不同，文句多寡和用字也有所不同。文中的“五行”指仁、義、禮、智、聖。帛書整理者已指出，此即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所指斥的子思、孟子的五行說。帛書本《五行》的篇題爲整理者所擬加，其全文起始部分，亦即與帛書《老子》甲本交接的部分，殘損較甚，情況不是很清楚。簡本首簡完整，全文以“五行”兩字開頭，應是對緊接於下的“仁形於內謂之德之行，不形於內謂之行”等五句的總括之詞。估計當時即以“五行”名篇。

五行：息（仁）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息（德）之行，不型

(形)於內胃(謂)之行。義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惠(德)之(一)行,不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行。豐(禮)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惠(德)之行,不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(二)□。□□於內胃(謂)之惠(德)之行,不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行。聖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惠(德)(三)之行,不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惠(德)之行(四)。■

【箋證】

五行

案:五行,指德之行在五方面的修養及體現,猶後文所稱“德之行五”。“德”,乃儒家所傳述的文、武周公之道的重要觀念,唯有“德”者方能受天命,得人心,治天下。《詩·大雅·皇矣》:“帝謂文王,予懷明德。”《詩·周頌·維天之命》:“於乎不顯,文王之德之純,假以溢我。”《書·文侯之命》:“丕顯文武,克慎明德,昭升于上。”《尚書大傳》卷五:“孔子曰:‘吾于《雒誥》也,見周公之德,光明于上下,勤施四方。旁作穆穆,至于海表,莫敢不來服,莫敢不來享,以勤文王之鮮光,以揚武王之大訓,而天下大洽。’”皆是其證。故《書·洪範》有“三德”之言,《逸周書·寶典解》有“九德”之備,《周禮·地官·師氏》有以“三德”、“三行”教國子之法。儒學既興,“德行”列為孔門四科之首。戰國以還,子思、孟軻一派復以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聖”五者概括德之行,說王公,勉士人,以正人心而濟天下也。

惠(仁)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惠(德)之行

案:惠,从心,身聲,即《說文》“仁”字古文。《說文》:“古文仁,从千、心。”楚文字“身”、“千”二字形甚相似,易混淆。郭店楚簡“仁”字皆作“𠄎”,𠄎或𠄎。型借為形,二字皆為井字聲系,故得通假。形,謂形成。《刊謬補缺切韻·青韻》:“形,成也。”內:內心、心中。《禮記·禮器》:“無節於內者。”孔穎達

疏：“內，猶心也。”惠，古文德。《說文》：“惠，外得於人，內得於己也。从直，从心。惠，古文。”“所謂外得於人者，即後世‘恩德’、‘德澤’，就施者言也；所謂內得於己者，即歷世所謂‘道德’、‘德行’之義，就受之自天之品質言，以今語釋之，即德字之本體也。此許說至精之處也。”參見姜昆武《詩書成詞考釋》卷三

《通典》卷五十三引《周禮·地官·師氏》馬融注：“德行，內外之稱。在心為德，施之為行。”德行、簡文“德之行”，含有修身之義。行之於己，正心修身也。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“其行己也恭。”劉寶楠《正義》：“行己恭，則能修身。”參見《大戴禮記·朝事》：“禮樂謂之益習，德行謂之益脩。”“諸侯相與習禮樂，則德行修而不流也。”《周易·乾卦·文言傳》：“君子以成德為行，日可見之行也。”

不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行

案：德不內形之人，其所為所行非德之行，而僅屬執行、奉令而行，猶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所指“人役也”。《公羊傳·桓公十四年》：“行其意也。”何注：“以己從人曰行。”

義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惠(德)之行

案：帛書本與此對應的第二句，乃言“知(智)刑(形)於內”，次序有別於簡本。

豐(禮)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惠(德)之行，不型(形)內胃(謂)之□

案：首章五句排比而下，句例相同。此句缺字當補為“行”。

□□於內胃(謂)之惠(德)之行

案：據上下句例及五行之稱，此句缺文當補為“智型(形)”。

不型(形)於內胃(謂)之惠(德)之行

案：此句就“聖”而言，據帛書與此對應的第五句，“惠(德)之”乃衍文，涉上文而誤植。帛書《五行》216、217行，《說》云：“刑則不忘，不忘者不忘其所□也，聖之結於心者也。”子思子亦有“心之精神是謂聖”的論點，《鶡冠子·泰錄》亦稱“內聖者，精

神之原也，莫貴焉”。倘若以聖不內形，而仍不失為德之行，則與上述諸說大相扞格，不可從也。

整理本指出：本篇簡文以小黑方塊為分段的符號，但有時也用作分句的符號。釋文對用來分句的符號略去不表示，對用來分段的符號則加以保留。簡文以上一段中所述五行之序，為仁、義、禮、智、聖。帛書此段嚴重殘損，所述五行，後二者為禮、聖，前三者據整理者所補文字，依次為仁、智、義。其次序與簡本有異。

謹案《五行》首章，所言仁、義、禮、智、聖形於內謂之德之行，亦即德形於內，乃一篇之總綱。五行相和，大德備成，上昭於天，邦家大治，其思路殆與《大學》“明明德”之說屬同一思想體系。參見《呂氏春秋·精通》：“德也者，萬民之宰也。月也者，群陰之本也。月望則蚌蛤實，群陰盈；月晦則蚌蛤虛，群陰虧。夫月形乎天，而群陰化乎淵；聖人形德乎己（劉殿爵校：“‘形德’疑當作‘德形’”），而四方咸飭乎仁。”又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：“所以覽五帝三王，懷天氣，抱天心，執中含和，德形於內，以若凝天地，發起陰陽，序四時，正流方，綏之斯寧，推之斯行，……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，專用制度，神祇弗應，福祥不歸，四海不賓，兆民弗化。故德形於內，治之大本。”兩文對“德形於內”之旨皆有所發揮。

息(德)之行五，和胃(謂)之息(德)，四行和胃(謂)之善。善，人_(四)道也。息(德)，天道也。君子亡_(中)心之息(憂)則亡_(中)心之智，亡_(中)心之智則亡_(中)心_(五)□□，亡_(中)心□□□□安，不安則不藥(樂)，不藥(樂)則亡息(德)。■

【箋證】

四行和胃(謂)之善

案：四行，仁、義、禮、智也。《禮記·喪服四制》：“有恩有理，有節有權，取之人情也。恩者仁也，理者義也，節者禮也，權者知也。仁義禮知，人道具矣。”孔穎達疏：“門內主恩，門外則變而行義。尊卑有定，以節爲限。不能備禮，則變而行權。恩屬於仁，理屬於義，節屬於禮。量事權宜，非知不可。”

亡审(中)心之智則亡审(中)心□□

案：據帛書本“无中心之知(智)則无中心之說(悅)”，缺文當補爲“之說”。

亡审(中)心□□□□安

案：據帛書本“无中心之說(悅)則不安”，缺文補爲“之說則不”。

不安則不藥(樂)

案：藥從樂得聲，二字古韻同隸藥部，其聲爲舌音喻、來旁紐，故得通借。《易·無妄·九五》：“無妄之疾，勿藥有喜。”馬王堆帛書本藥作樂，是其證。

不藥(樂)則亡惠(德)

案：此句藥(樂)謂禮樂之樂，言致樂以治心，爲樂而彰德。參見《史記》引《樂記》：“德者，性之端也；樂者，德之華也；……是故情深而文明(張守節《正義》：“德爲性本，故曰情深也。樂爲德華，故云文明。”)，氣盛而化神(張氏《正義》：“歌、舞、蹈，樂氣從之，故云氣盛。天下咸寧，故曰化神也。”)，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，唯樂不可以爲僞。”“樂者，心之動也；聲者，樂之象也；文采節奏，聲之飾也。君子動其本，樂其象，然後治其飾(張氏《正義》：“本，德也。心之動必應德也。德行必應法也。飾，文采節奏也。前動心有德，次行樂有法，然後乃理其文飾也。”)。……獨樂其志，不厭其道；備舉其道，不私其欲。是以情見而義立，樂終而德尊。”可以發明斯旨。

此句之後，帛書本猶有一段：“【君子】无中心之憂則无中

心之聖，无中心之聖則無中心之說（悅），无中心之說（悅）則不安，不安則不樂，不樂則【无】德。”通觀《五行》之經與說，皆以“聖”、“智”對舉，疑簡本鈔寫脫漏。

五行皆型（形）於內而時行_(六)之，胃（謂）之君□。士又（有）志於君子道胃（謂）之時（志）士。善弗爲亡近，惠（德）弗_(七)之（志）不成，智弗思不得。思不清不譚（誓），思不偃（長）不型（形），不型（形）不安，不安不樂（樂），不樂（樂）_(八)亡惠（德）。■

【箋證】

胃（謂）之君□

案：據帛書本，缺文補爲“子”

士又（有）志於君子道胃（謂）之時（志）士

案：又（有）志，有志向也。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志於道。”皇侃疏：“志者，在心向慕之也。”

惠（德）弗之（志）不成

案：整理本以“之”讀爲志，可通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：“志者，氣之帥也。”趙注：“志，心所念慮也。”《大戴禮記·子張問入官》：“貫乎心，藏乎志。”盧辯注：“志者，心之府也。”以上二句言，善不爲之則不能近善，德不深念於心則不能成德。

思不清不譚（誓）

案：末一字從黃錫全教授說，當釋爲“譚”。《方言》卷六：“譚，審也。秦晉曰譚。”郭氏音義：“譚，音蒂。”《集韻》：“譚，《說文》：‘審也。’或從帶。”帛書本作“思不睛不察”。參見《禮記·緇衣》：“故君子多聞，質而守之；多志，質而親之；精知，略而行之。”鄭注：“精知，孰慮於衆也。精，或爲清。”孔穎達疏：“謂精細而知，孰慮於衆，要略而行之。”參見《賈子·道術》：“纖

微皆審謂之察。”

不怠(仁),思不能清。不智,思不能俛(長)。不怠(仁)不智。未見君子,惇(憂)心_(九)不能憊憊;既見君子,心不能兌(悅)。“亦既見止(之),亦既詢(覲)止(之),我心則_(十)□。”此之胃(謂)□。□怠(仁),思不能清。不聖,思不能翌(輕)。不怠(仁)不聖_(十一)。未見君子,惇(憂)心不能恫(忡)恫(忡);既見君子,心不能降。■

【箋證】

不怠(仁)不智

案:整理本注指出,“簡文謂人如不仁不智,未見君子之時,憂心不能憊憊;既見君子,其心亦不能悅”。以“不仁不智”為一聯合詞組,不仁又不智也,可為一解。疑“不仁不智”當屬緊縮複句,言人若不仁則不智也,與《論語·述而》“不憤不啓,不悱不發”、《論語·鄉黨》“不時不食”,及《左傳·昭公十一年》“不道不共,不昭不從”句例相同。“仁”居五行之首,與“智”相輔相成。不仁者,其思不能無邪。其智不能安仁,“見賢人而不知其有德”,“見賢人而不色然,不知其所以為之”,故謂之不智(參見帛書《五行》之“說”283、273、274行)。而智者當能利仁(《論語·里仁》)、安仁,“不知(智)不仁,不知所愛則何愛,言仁之乘知而行之”(參見帛書《五行》之“說”244、245行)。

惇(憂)心不能憊憊

案:憊憊,憂愁貌。《說文》:“憊,憂也。《詩》曰:‘憂心憊憊。’一曰:意不定也。”既云憂心,又言不能憊憊,自相牴牾,義不可通,此文宜在“能”下斷句,作“憂心不能,憊憊!”“不能”猶言不耐。不任。古“能”、“耐”音同互通,《荀子·正名》楊注:“能當為耐,古字通也。耐,謂堪任其事。”《漢書·高帝紀下》

顏注引如淳曰：“耐猶任也，任其事也。”王力先生以能、耐、任爲同源字（見《同源字典·之部》）。“憂心不能”，意爲憂心沉重得令人難以負擔，下文復以“惛惛”渲染之，極言其憂也重，人何以堪。

既見君子心不能兌（悅）

案：“君子”，所思所慕者也。未見則憂，既見亦憂。以上二句譬喻“仁”與“智”的關係未能正確整合，則正心修身而有志於道者不免進退失據，陷於苦惱。

亦既見止（之）亦既詢（覲）止（之）我心則□此之胃（謂）□

案：帛書本在“亦”字前有“《詩》曰”二字，四句見今本《毛詩·召南·草蟲》。《毛詩·草蟲》傳：“覲，遇。”孔穎達疏引《易》注：“覲，合也。”簡文引此詩，譬喻有志於道者仁、智和合，其心則悅以樂。“我心則□”，缺文據帛書本補爲“兌（悅）”。參見《說苑·君道》引魯《詩》說：“‘亦既遭止，我心則悅。’孔子曰：‘《詩》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。’”“此之胃（謂）□”，缺文當爲“也”。

□息（仁）思不能清

案：缺文當補爲“不”。

不息（仁）不聖

案：此與上文“不息（仁）不智”句式相同，亦緊縮複句。既仁且聖，是儒家德行觀之最高境界，孔子有言：“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聖人之爲聖人，因爲他首先是一位仁人。《周書序》載，“西伯脩仁”。文王之爲聖人，與他首先重仁、修仁密切相關，故能受天之命。《尚書大傳》卷五：“《書》曰：‘惟乃丕顯考文王，克明俊德。’周人以仁接民，而天下莫不仁。故曰大矣。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，施政而物皆聽，令則行，禁則止，動搖而不逆天之道。故曰‘天乃大命文王’。”《大戴禮記·誥志》：“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，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。仁者爲聖，